

烽火戏诸侯 著
FENGHUO
XIZHUHOU
WORKS

雪中悍刀行

XUEZHONG
HANDAOXING

12百年问一剑

**妖刀 烽火戏诸侯 鬼斧神工
开创奇幻武侠新世界!**

蜀地结阵捕蛟的南海观音宗主澹台平静:

嗜食天下名剑的独臂高人隋斜谷:

龙腰州狼狈就擒的北莽艳女鸿雁郡主。

魔窟草包世子横空逆袭，一刀将江湖捅了个透!

奇异人物，奇幻场景，颠覆传统，荡气回肠!
组成不一样的鲜活历史，不一样的瑰丽江湖!

首部完美收官之作，绝对珍藏!

烽火戏诸侯著

雪中悍刀行

XUEZHONG
HANDAOXING

12百年问一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中悍刀行. 12, 百年问一剑 / 烽火戏诸侯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052-2

I. ①雪… II. ①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0701号

书 名 雪中悍刀行12百年问一剑
作 者 烽火戏诸侯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梁 朕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风染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51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052-2
定 价 35.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元朴暗访宋雏凤，女帝南朝议军政 / 1

宋恪礼猛然站起身，一揖到底，惶恐不安道：“宋恪礼拜见元先生！”

这一拜，是拜那位太安城帝师——半寸舌元本溪！

第二章 观音宗举宗入凉，徐凤年探访流州 / 23

有一物劈开湖面，露出一颗巨大狰狞头颅。与此同时，观音宗宗主却没有盯住浮出水面的湖蛟，而是转头望向山顶。

有人站在那里，身前悬浮着一只白碗。

第三章 徐凤年新获辅臣，两谋士纵论战局 / 57

南海观音宗近百练气士已经进入陵州境内。江湖上突兀出现吴家剑冢一百骑，直奔北凉。

第四章 龙象大战观音宗，吴家百骑入北凉 / 79

徐龙象拖着卖炭妞走了一段路程，似乎腻歪了，丢垃圾一样把手中女子掷还给观音宗，然后朝澹台平静钩了钩手指。那意思再明了不过，小的不够看，老的试试看。

第五章 小酒肆高人论枪，清凉山有客擅闯 / 111

卦不敢算尽，只因世道无常。情不敢至深，唯恐大梦一场。

第六章 听潮湖神仙打架，铁剑楼帝师论政 / 134

隋斜谷仰天大笑，一气骤然长吐。吐出了百年吞食的千百剑气。

第七章 桓温衣钵托孙寅，蜀王苗寨话苏酥 / 158

陈芝豹将手中头颅随手抛向远方，笑了笑，“陈芝豹，本名陈知报。好一个知恩图报。”

第八章 故人他乡忆故人，相濡相忘缠不清 / 178

她坚信，新的江湖百年，不过就是她和他

的事。

结果，他一举掏空了武库家底，只留给她一个面北背影。

第九章 隋斜谷万剑压顶，许织娘王府送袍 / 206

破空而来的飞剑数目实在是太过巨大，以至于层层叠叠紧密拥簇在一起，很快那隋斜谷就消失在众人视线。除了剑还是剑，年轻北凉王如同使出一手搬山倒海的仙人神通，凭空打造出了一座巍巍然的恢宏剑山。

第十章 北凉王马出凉州，晋兰亭弹劾首辅 / 223

晋兰亭起身，弯腰往后退了几步，扑通一声使劲跪下，五体投地，缓缓说道：“微臣晋兰亭，要弹劾首辅张巨鹿十大罪！”

第十一章 徐凤年大杀莽骑，莽郡主狼狽就擒 / 252

她惨然一笑，无比仇恨地看了眼徐凤年后，迅速抽出一柄匕首，刺向自己的心口。



第一章

元朴暗访宋维凤，女帝南朝议军政

宋恪礼猛然站起身，一揖到底，惶恐不安道：「宋恪礼拜见元先生！」
这一拜，是拜那位太安城帝师——半寸舌元本溪！

白露，二十四节气第十五，夜来草木见露水，鸿雁南渡避寒。

宁州威泽县，身为上县，配有县尉两名。去年冬末，外乡人宋恪礼来此赴任，剿匪有力，连破马贼匪窝大小十余处，宁州响马闻风丧胆。然而入夏之际，这名小宋都尉就给宁州刺史府毫无征兆地罢去官职，至今已经闲散在家数月。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桩原本已经大致谈妥的婚事也黄了。那女子是威泽县中等门户的小家碧玉，称不上公门望族或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嫁给原先前程锦绣的年轻都尉是有高攀之嫌，可嫁给之后白丁之身的宋恪礼，自然是委屈了。婚事生变在威泽县城内没有生出太多波澜，毕竟宁州身处京畿之南，一州老小都盯着广陵道上的西楚复国，谁顾得上一个落魄读书人的柴米油盐？邻里关系好的，见面还会喊一声小宋都尉，大多数百姓都不爱搭理这位没什么靠山的官场落水狗。

不过白露时分的一个黄昏，一名双鬓霜白的老儒生进入县城，也没有问路，就径直走到了早已搬离县衙的宋恪礼的私宅门口。门外停着一架小马车，才不至于让人觉着门可罗雀。老儒生看了眼帘子一角内那张清秀的脸庞，凄凄惨惨戚戚的。女子见到这栋宅子有客来访，有些讶异，缓缓放下帘子，马车便缓缓驶出小巷。老儒生直接推门而入。宋恪礼正在院中翻阅一份托关系要来的朝廷邸报，见着貌不惊人的儒生之后，一脸惊喜，把邸报搁在石桌上，赶忙起身，作揖行礼道：“晚生见过元先生。”

来访之人正是翰林院那个性格孤僻的老翰林元朴。这位翰林前辈的一席话，于他胜读十年圣贤书。宋恪礼几乎每日都要细细思量当日翰林院内元先生写在宣纸之上的言语：“士有三不顾：齐家不顾修身，治国不顾齐家，平天下不顾治国。”“天下家国败亡，逃不出‘积渐’二字祸根。天下家国兴起，离不开‘积渐’二字功劳。”当初整座太安城都在看他们宋家的笑话，称霸文坛士林的宋家两夫子，他爷爷气死病榻，名声尽毁；他父亲被贬出京城，一辈子无法出仕，而他这位曾经的宋家雏凤，也被流放到了穷山恶水响马为患的宁州威泽县。这还不算什么惨事，当他为民请命做出一番业绩后，先是郡府，继而是宁州刺史府邸，先后有人出手打压他，但宋恪礼心中并无积郁，真正让他感到茫然的是另一件事——那些短短半年内就受过他宋都尉许多恩惠的百姓，反而跟着那些县衙同僚一起白眼嘲讽。不过宋恪礼并不想找人诉苦，除了眼前这位元黄门元朴。因为宋恪礼有一肚子不合时宜，想要

向这位自己在翰林院就吃不开的先生请教。

宋恪礼等元先生落座后，毕恭毕敬地问道：“先生怎么来威泽县了？”

原本喜欢写字多于说话的元朴拿起那份邸报。大概是读书太多，眼睛不好，他将之拎高了几分，仔细浏览了一遍，轻轻放下后，才开口说话，声音依旧含糊不清：“太多年没有离开过太安城，就想走出去看一看。”

说到这里，老先生有些感慨地道：“王仙芝走出武帝城后，太安城有一位故人也走了。”

元朴望向宋恪礼，开门见山说道：“宁州马患积重难返，是有根源的，这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你一个外人想要去动棋子，旧有的下棋之人，是会让你死的。”

宋恪礼点了点头，释然道：“果然如我所料，宁州这些年蜂拥而起的马贼是那曹长卿的落子。”

元朴淡然道：“曹长卿在这二十年里可没有闲着，还有一名西楚死间做到了赵勾三把手的高位。此人在十七年前就提出，要在广陵道各地军伍之中安植密探。在今年这个祥符元年的早春，那些潜伏多年大多已经做到都尉、校尉的谍子，准确说来是三百六十七人，半数暴毙，半数则成为了西楚叛军的中坚人物。这一手，是与赵勾联手谋划十多年的兵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兵部尚书卢白颀这会儿捉襟见肘，跟此事遗祸有极大关系，否则你以为西楚哪来那么多一上沙场就可死战的精锐？”

宋恪礼一脸愕然。

元朴双指并拢在石桌上横抹了一下，沙哑地说道：“局分大小。往大了说，是削藩，是收拢国力，是兴科举，是抑武人，说到底，是为了吞掉北莽，一统天下，完成八百年前大秦王朝也没有做成的壮举。再退一步，是某人的千古一帝。”

元朴的手指竖画了一下：“稍稍往小了说，是逼迫北凉王用全部家当牵制北莽，是将顾剑棠局限在北线，这是阳谋。以西楚复国为鱼饵，耗去包括广陵王在内的各大藩王的实力和野心，折损顾庐一系的地方军力，并且以此钓出燕刺王赵炳这条占据地利人和的大鱼，这是阴谋。两代北凉王，可怕之处在于有三十万劲军，可敬之处在于父子二人手握权柄，却不会造反，可怜之处在于离阳朝廷不论你北凉反不反，都要你徐家倾家荡产。”

元朴摊开手掌，在桌面上擦了擦：“人生无奈，就像徐骁千方百计想杀我，可他哪怕有三十万大军，一拨拨死士赴京，却始终杀不掉我。就像曹长卿空有大风流，却时运不济，生在了西楚。就像张巨鹿，鞠躬尽瘁，为天下苍生谋福祉，却要面对一个家天下的时局。就像徐凤年，胜了王仙芝，接下来还要面对北莽百万铁骑。他们的无奈，你宋恪礼比之，是大是小？”

宋恪礼瞠目结舌：“元先生？”

元朴笑了笑。

宋恪礼猛然站起身，一揖到底，惶恐不安地道：“宋恪礼拜见元先生！”

这一拜，是拜那位太安城帝师——“半寸舌”元本溪！

元本溪没有理睬宋恪礼的郑重其事，平静地道：“我本不该这么早见你，只不过我一辈子都待在那座城里，春秋前期，我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那荀平的一个字，比我几斤口水还有用；春秋尾期，我又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如今棋盘上落子生根，按照黄龙士的看法，下田种地，有趣的不是在家等着大丰收，而是亲自去田边看一眼田垄上的金黄。你也不宜继续留在威泽县，不妨与我一同看看硝烟四起的场景。否则咱们读书人光是嘴上说，哪怕心里确实想着哀民生之多艰，可到头来连老百姓到底是如何个苦楚都不了解，未免太过可笑。”

宋恪礼眼神熠熠，欣喜地道：“晚生愿为元先生马前卒。”

元本溪点了点头，问道：“方才我见着了巷中的女子，你觉得与那个为了见你一面不惜偷偷离开京城的公主殿下相比，如何？”

宋恪礼一时间无言以对，不知如何作答。

一个是相貌出彩的金枝玉叶，一个是中人之姿的小家碧玉，怎么比？

元本溪的眼神有些飘忽，叹息道：“男女情事，有些人本就是好人，对你好，这自然是幸事，但未必是对方真的有多喜欢你；有些人性子差，却肯为你改变极多，才是真的喜欢你。那位赵姓女子，愿意冒险离京找你，却绝对不会对家族弃之不顾，到了两者取一之时，会弃你而去；而巷弄里的刘姓女子，性子温顺，却多半能为你不顾一切，生死相随。世间人，总因为有身份的人物付出一些，便感激涕零，对近在咫尺的父母养育、贫寒朋友的倾囊救济、结发妻子的相夫教子，反而感触不深。”

宋恪礼略带苦涩地道：“晚生受教了。”

元本溪突然坐回石凳：“说话比做事确是累多了，拿酒来。”

宋恪礼赶紧跑去屋子里找酒。

元本溪自言自语道：“如果不是北莽，有北凉三十万，西楚如何，赵炳、赵毅这些宗室藩王又能如何？”

元本溪自嘲地道：“我亦是无奈人啊。”

一驾马车悠悠然驶向散仓，马夫是宋恪礼那个相貌秀气的书童，坐在车内的元本溪一直将帘子挂起，望向天空中那群南下鸿雁的“人”字形队列，怔怔出神。出头鸟，扛大风，可一门一户也好，一族一国也罢，都必然有人挺身而出。

宋恪礼离开威泽县后，就没有朝廷邸报可以翻阅，不过元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找他畅所欲言，有意无意“泄露天机”，宋恪礼自是深信不疑。

散仓一战，是当今天子登基后，在太安城以南版图上吃到的第一场大败仗。永徽年间两次远征南诏，虽然无功而回，但十数场大小战役也是互有胜负，而祥符元年的散仓骑战，大将军阎震春战死，三万精骑全军覆没，是注定没法子盖上遮羞布了。此战令离阳朝野悚然，若说杨慎杏的被困还可以理解为轻敌所致，那么阎家骑军跟西楚叛军不含诈术的硬碰硬，结果仍是一败涂地，就不得不让朝廷重臣名卿重新权衡西楚的实力。一心报国的宋恪礼更是忧心忡忡，直到元先生跟他打开天窗说了一席敞亮话，才让这位宋家雏凤真正见识到庙堂的波云诡谲。

“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杨慎杏的四万蓟南老卒，以及新创的五六千骑兵，和阎震春原本守卫京畿的三万精骑，都是某一个人的‘家军’？”

宋恪礼惊叹道：“可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些？”

元本溪淡然笑道：“朝廷那边，主要是顾庐兵部以及起居郎所在的‘书房处’，这几个地方都不认为杨慎杏、阎震春这两位百战老将会一败涂地，他们本该输在西楚主心骨曹长卿露面之后。不过如此一来，既然京畿兵力看似受到重创，那么广陵王赵毅又有什么理由龟缩不动？”

宋恪礼感慨道：“先抑武，削藩便水到渠成，这是阳谋。”

元本溪不置可否，犹豫了一下，自嘲道：“我还算读过些兵书，但一直

不敢说自己熟谙兵事，故而对于战事布局，一向能够不插手就不插手。人贵自知，扬长避短，很多时候只要你不犯错，机会就来了。杨慎杏是输在了庙堂之上，否则以樵器一线的兵力，双方均势，如果杨慎杏稳扎稳打，还能占到便宜。可杨慎杏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年纪大了后，不把自己当封疆大吏，而以为自己就是一员‘堂臣’，到头来输在沙场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宋恪礼，你不可不引以为鉴。”

宋恪礼使劲点点头。

元本溪继续说道：“阎震春为杨慎杏牵累，不得不仓促南下散仓，被西楚骑军以逸待劳，更有意料之外的三千重骑在关键时刻搅局，被人有心算无心——阎震春越是治军有方，麾下士卒越是不惜决战到底，就越落入西楚的圈套。以阎震春的经验，肯定猜得到西楚两万轻骑身后留有伏兵，只是没有想到两万骑就将他们三万骑打成了强弩之末。朝廷一步错，步步错；西楚一步步先，步步先。西楚看来是后继有人啊！兵部有一份记载了十几名年轻人的档案，其中又以四人最优。四人已经出现了两个。裴阙子弟裴穗在主持樵器政务，此人年少老成，家学渊博，但缺少灵气。散仓一战，率领两万轻骑与阎震春死战的骑将许云霞，锐气十足，但绝对把握不准重骑的出击时机，如此看来，北线之事，应该是四人之中的寇江淮或者谢西陲的手笔。”

宋恪礼缓缓说道：“我听说过寇江淮祖辈皆是西楚大将，他本人钻研兵法韬略，早年曾经是上阴学宫名震一时的人物，尚未及冠便当上了稷上先生，更身具亲身陷阵之勇，是难得的文武全才。至于谢西陲是何人，晚生不曾耳闻。元先生，西楚的北线谋划，当真不是那‘儒圣’曹长卿的既定经略？”

元本溪摇头道：“没有这些出众的年轻人，曹长卿怎敢复国？”

元本溪突然笑了起来，而且大笑不止。宋恪礼愣了一下，在他的印象中，元先生事事处变不惊，大智近妖，却城府深沉，少有真情流露的时刻。元本溪开怀大笑之后，提起酒壶喝了口酒，说道：“我一辈子窝在翰林院，听多了名士风流的高谈阔论，虽然多有迂腐气，可到底是世间最饱读诗书的一小撮人，不乏可取之处。要么是跟一群见不得光的幕后人物打交道。这些人物更是见识不俗，各有各的卓越才学，或者小处细处无纰漏，或者远见超群，一步算十步。结果这趟出京，住在那些城镇客栈，听着贫寒士子和乡野

村夫的夸夸其谈，才知别有一番风味。”

宋恪礼哭笑不得，不敢妄加评论。这趟南下之行，确实旁听了许多井底之蛙的滑稽言论，宋恪礼往往左耳进右耳出，倒是元先生次次听得津津有味，喝酒吃菜越发愉悦。例如有市井粗人说那绰号啥官子的西楚曹长卿脑子太笨，怎的就不躲在京城里刺杀当今天子？反正都已经刺杀了三次，多几次又何妨，总比在广陵道上无所事事来得强。还有人的意见更为“务实”，说他要是曹长卿，就带着江湖高手坐镇北线，每次杀个几千人，几天杀一次，一路杀到太安城脚下，都不用折损西楚一兵一卒。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提出异议，说既然如此，咱们朝廷怎的就不重金聘请跻身武评的高手，一股脑杀去北莽，还要顾剑棠大将军的边军做什么，要北凉铁骑做什么？分明是天地之间藏着咱们老百姓不明白的规矩。然而这些人被人刨根问底时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西楚揭竿而起，竖起了那“姜”字大旗，却并未出现离阳王师一战功成的大好局面，战事胶着，热闹非凡，市井坊间也出现了许多面红耳赤各抒己见的争执者。

元本溪轻声笑问道：“是不是觉得那些远离中枢的百姓见识粗鄙短浅？”

宋恪礼没有故意隐藏心思，点头道：“晚生确是这般认为的。”

元本溪摇头道：“我不是没有想过整顿江湖势力，只不过当年先帝命徐骁马踏江湖，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之后朝廷虽然在御前金刀侍卫中给江湖草莽留了不少官位，刑部和赵勾两处也多有分发护身符，送出相当数目的铜黄绣鲤袋，可是比起北莽女帝的气魄，还是相形见绌。虽说让心高气傲的顶尖武夫不惜生死去联手刺杀某人是痴心妄想，但在一场战事中减少甲士死亡并不难。然而两件事让我彻底打消了念头。一是皇帝陛下心中的那份文脉正统，加上宦官韩生宣的阻挠，以及柳蒿师那份太安城内唯我独尊的心态。第二件事是徐骁收缴天下秘籍入库，并定下传首江湖的规矩，从此奠定了庙堂江湖井水不犯河水的调子，导致我朝无法造就北莽那种溪流融入大江的气象。”

元本溪叹了口气，晃了晃酒壶，望向年纪轻轻的宋恪礼，沉声说道：“聪明人做大事，手段未必有多复杂，甚至往往很简单，但只有一点不能出错，那就是眼中所看到的远处和脚下所走的道路，都得是对的。真正难的，

是‘知易行难’的这个‘难’字。你祖辈父辈两位夫子联袂称雄文坛，打压他人，未必不知此举有碍士林风气，为何？放不下一家荣辱罢了。当今天子不采纳李当心的新历，未必是不怜天下百姓，为何？放不下一姓兴衰而已。曹长卿之风流，便是我元本溪也折服，这位大官子三番两次进入皇宫，只要他杀心不重，我和那位故人非但不阻，其中两次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何？曹长卿放不下一人而已，我与那故人舍不得我辈儒生风流早早被风吹雨打散而已。”

元本溪由衷地感慨道：“人有所执，则痴，则真。其中好坏，岂是两言两语能够道尽意味的？”

宋恪礼正要继续请教，元本溪却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想法，只是自言自语道：“江湖如何，大抵已经被人盖棺论定。庙堂上如何，在本朝也会有一个了断。以后我元本溪与李义山、纳兰右慈这种谋士也成绝响，至于帝师，就更成奢望了。”

随后的一路南下云淡风轻，大将军阎震春和他的三万阎家骑军已成往事，朝廷仍在调兵遣将，短时间内并无战事，而且那些马贼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马车走得无惊无险，甚至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散仓那处战场。

元本溪走出马车，没有马上走向双方投入了五万骑兵的沙场，而是来到那个西楚重骑兵人马停留的地方。离阳唯有北凉、蓟州和两辽出大马，西楚战马先天不如这三地，而且重骑兵赶赴战场，也是常人想象中那种气势如虹一路疾驰，而是需要大量的负重骡马和众多辅兵。重骑兵在投入战场之前，骑卒不披甲不上马，只隐蔽于距离战场不远不近的场所，安静等待时机。然而，一旦让要求苛刻的重骑兵完成蓄势冲锋，那种汇聚在一起的巨大冲撞力，无与伦比！可以说，重骑军就像每一位骑军统帅都试图金屋藏娇的女子，更是敌军统领最不希望碰上的可怕“情敌”。

元本溪按照这支重骑军参与战事的行军路线缓缓步行，一直走到最终战场，然后蹲下身，闭上眼睛。

他似乎可以看到那场骑军大战中一幅幅可歌可泣的悲壮画面。

轻骑战至最后，西楚重骑杀出。

已换了数匹战马的阎震春满身鲜血，视死如归，带着一直护驾所剩不多

的亲卫骑兵，率先迎向重骑。

有马者继续骑战，进行最后一次冲锋对撞。

已经没有战马骑乘的阎家骑卒便步战结阵，一同迎向那支势不可当的铁甲洪流。

在大局已定后，已经同样倦怠至极的西楚轻骑继续咬牙追杀。

阎震春首先战死，甚至没有留下全尸。

将官随后尽死。

许多无力再战的阎家骑卒，木然地看着敌人马背上的枪矛刺来，或者是怔怔地看着那些西楚“步卒”的大刀砍下。

众多被鲜血浸透的旗帜倒在战场上。

有骑卒死前竭力伸手握住了旗帜一角。

大战过后，西楚那名没有亲上战场的年轻统帅有条不紊地下令给辅将处置后事。年轻人并没有一战成名天下知的喜悦，只是独自坐在地上，环视四周，默默地低下头，抬起手臂擦拭泪水。

既是为西楚儿郎，也是为敌对阵营的阎家骑军。

武当有八十一峰朝大顶之壮观，却也不是峰峰都筑有道观，不是山山皆有道人修行，其中位置靠北的小柱峰，借着那位北凉王在山上大兴土木的东风，得以新建了一座道观，观主是老道人宋知命年纪最小的徒弟韩桂。这位年轻道人修心不修力，连老掌教王重楼都给过一句“此子正心诚意，将来愈行愈远”的评语。不过，即便武当山风淳朴，可韩桂既不会炼丹，也不会符箓，甚至连那占卜卦数的本事也稀松平常，故而宋知命一直不准这名闭关弟子“开峰”。当然，以从前武当山的香火，更多的还是有心也无力，以至于王重楼仙逝之后，掌教都由洪洗象变成了李玉斧，韩桂仍是不温不火地修仙问道。

青山观虽是新落成，但韩桂本就不是什么长袖善舞的玲珑人，经过初期各峰道观的热闹恭贺后，位置偏远的小柱峰很快就沉寂下去，青山观的香客更是寥寥无几，一句下来屈指可数。倒是有个孩子经常跑来青山观嬉耍，跟扫地道童渐渐熟络起来，后来又带了个年轻人来上过香，据说是他的师父。观主韩桂年幼登山，潜心研习典籍，一向深居简出不问世事，也认不得那个

出手算不得阔绰的香客。香客第三次入山敬香时，韩桂甚至依旧没认出来，反而是扫地的弟子记住了那人的脸庞，偷偷小声提醒，韩桂才急忙跨出门槛，喊住了那个细看之下气韵不俗的公子哥，说是道观简陋唯有粗茶迎客。那位丰神俊朗如谪仙的香客没有拒绝，笑着答应下来。韩桂煮得一手好茶，茶是山上野茶，韩桂煮茶也不似那些规矩烦琐的江南名士，不讲究烹茶之水。两人对饮，自称凉州人士徐奇的香客并不多话，只称赞了茶味幽远，韩桂也不知如何客套寒暄，只能一笑置之。

在他们饮茶的时候，那个时不时跑来小柱峰玩的孩子跟韩桂的徒弟清心，两个差不多岁数的孩子，坐在大殿外的石阶上聊着天。清心别看年纪小，而且在青山观每天都有忙不完的课业和活计，可辈分在武当各峰都不算低。老掌教王重楼那几位，在山上辈分最高，只不过随着岁数最大的宋知命离世，如今只剩下陈繇和俞兴瑞两位年迈真人，接下来便是新掌教李玉斧这一辈。因为上一辈收徒甚少，韩桂作为宋知命六位弟子之一，跟李掌教辈分相当，接下来便轮到“清”字辈。武当山上有四十余人，虽说有人数渐长的迹象，可小道童清心若是前往莲花峰、玉珠峰那几个香火鼎盛的地方，许多不惑之年的中年道士甚至都有可能喊一声师叔。小道士清心戴着武当常见的洞玄巾，顶有寸余棉帛折叠，巾面绘有祥云，如竹筒垂于后，师法于仙人吕祖。此刻小道士正在跟新结识的同龄伙伴说自己也一知半解的养生之道：

“今日就是秋分啦，我教典籍《天素调理真论》记载，至此雷始收声，阴气渐盛，我辈当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而且我师父说过，秋季燥热也分温燥、凉燥，得多在登高望远的地方勤快吐纳，叩齿咽津。养生之法，概而论之，就是‘敛藏’二字……”

听着道童文绉绉言语的另外一个孩子咿呀嗯啊着，显得有点漫不经心，不过还是好奇地问道：“既然以后很少打雷了，是不是妖魔鬼怪就多起来了？那你们道士会不会忙着下山去除妖捉鬼？”

清心翻了个白眼，鸡同鸭讲让他有些生闷气。

那个自知犯错的孩子挠挠头，不知所措。

清心不愿跟这家伙斤斤计较，突然一脸嘴馋样，还抹了抹嘴角的口水，低声道：“地龙，我跟你讲啊，小莲花峰上有一大片柿子林，马上就要红透了，好吃得紧！我跟几个师兄和其他峰上的师侄都商量好了，什么时候去摘

柿子，你去不去？你想去的话，我就算你一个。”

余地龙讶异地道：“小莲花峰？不是你们上任掌教洪仙人一个人的修道之地吗？你也敢去偷柿子？”

清心缩了缩脖子，小心翼翼地瞥了眼师父，然后将嗓音压低了几分嗓音：“小师叔祖没飞升前，咱们去摘柿子没啥事，小师叔祖还会亲自帮咱们上树摘哩！唉，可惜小师叔祖飞升后，掌管戒律的陈师伯祖就不怎么让人去那儿了，前些时候不知为何还下了一道禁山令。可那里的柿子，真的特别甜特别好吃！”

说到这里，小道士蓦然红了眼睛，赶忙抬起袖口擦眼睛。

余地龙嘿嘿笑道：“想吃柿子都能想哭了？有点出息好不好！没事，我赶明儿帮你摘去，包管你吃够！”

小道士瞪了他一眼：“我是想念咱们小师叔祖了！”

这边又是柿子又是小师叔祖的，那边韩桂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叹息一声，有些失神。还记得当年这个时节，骑牛放牛的小师叔每次见着他们这些后辈，都会变着法儿地从袖子里掏出几个红灿灿的柿子来，递给他们之前，还不忘用袖子轻轻地擦了又擦。

徐奇，或者说是徐凤年，轻声说道：“韩道长，我略懂堪舆皮毛，知晓小柱峰的山势水脉疏密有致，在武当山也属于有数的洞天福地，恕我冒昧说一句，怎么青山观建成是建成了，香火却这般稀少？”

韩桂虽然不谙人情世故，其实道心通透，立即明白了此人的言下之意，洒然笑道：“照理说，小柱峰风水确实很好，本该交由‘清’字辈一位天资极佳的大弟子来‘开宗立派’，只不过当年小师叔大概是跟小道开玩笑，说小柱峰的桂花尤其香，冠绝诸峰，小道俗名里有个‘桂’字，命里该有。说心里话，不提其他，就说青山观内的塑像供桌，都是铜铸鎏金，价值不菲，不怕徐公子笑话，小道这天当真是怕那贼人惦记上，到时候小道就算拼了命阻拦也拦不下啊。其实就小道自身而言，何处读书不是读，何处修道不是修，毕竟人生在世，吃不过几碗饭，穿不过一身衣，睡不过一张床。”

徐凤年打趣道：“韩道长作为修道之人，也计较那些黄白物件？难道不该是只要是身外之物，便一物不许牵挂吗？”

韩桂爽朗大笑，摆手道：“错啦错啦，‘仙人’，还有一半是人，至于

‘真人’，更是重在‘真’字。”

徐凤年似乎一脸不悦，皱了皱眉头，沉声道：“恕我愚昧，不解真味，还望道长解惑。”

韩桂并未在意这位徐公子的阴郁神情，笑着缓缓说道：“睡一觉睁双眼食三餐，勤四体耕五谷尊六亲，这些都是一个人的本分，并非身份高便可不做。道人虽是出世之人，可那登仙之路毕竟前途渺茫，咱们修道，说是修长生大道，其实在小道看来，是在修一个‘道理’。打个比方，一人在家，看住家中物件，不丢不坏，就是‘道理’。若是借宿，护着院中物件不被偷窃掳抢，更该如此。小道便是这青山观的过客，更是那人世间的借宿之人。丢了鑒金雕像，小道如果会点石成金的手段，赔得起，倒也不会心疼，可小道只会修道，不会生财，既然赔不起，那就要心疼。”

徐凤年会心笑道：“道长的这个‘道理’，很俗，但是不坏。”

韩桂笑着随口说了一句：“有个俗念头，想做长生人。”

徐凤年双指摩挲着瓷杯边沿，轻声说道：“我倒是遇过几个能长生却不愿长生的人。”

韩桂也没觉得这位公子哥是在夸夸其谈，由衷地感叹道：“可惜小道上山之后就不曾下过山，学不来两位师叔，以后若是有机会，定会下山去瞧一瞧。”

徐凤年笑了笑，喝了一大口茶，扫去许多心中积郁，然后向韩桂“请教”了许多修道养生的学问，后者对答如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无半点藏私。

日头西斜，天色渐晚，台阶上的两个孩子已经由坐着变蹲着再变站着，再由站着变躺着趴着，无奈何各自的师父谈兴颇浓，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收工的迹象，百无聊赖之下，余地龙跟清心都开始打瞌睡。余地龙觉着干等也不是个事儿，只好用几样在清凉山王府尝过的吃食来帮小道士解乏，什么青萝卜陈皮鸭汤，什么桃花焖鳊鱼，清心也不知道到底是个啥滋味，可光听着就口水直流。

徐凤年看了眼满院暮色，站起身，抱歉地道：“今日多有叨扰，耽误道长修行了。”

韩桂跟着站起，摇头笑道：“不妨事，徐公子闲暇时可以多来青山观坐坐，尤其是出冬笋的时候。”